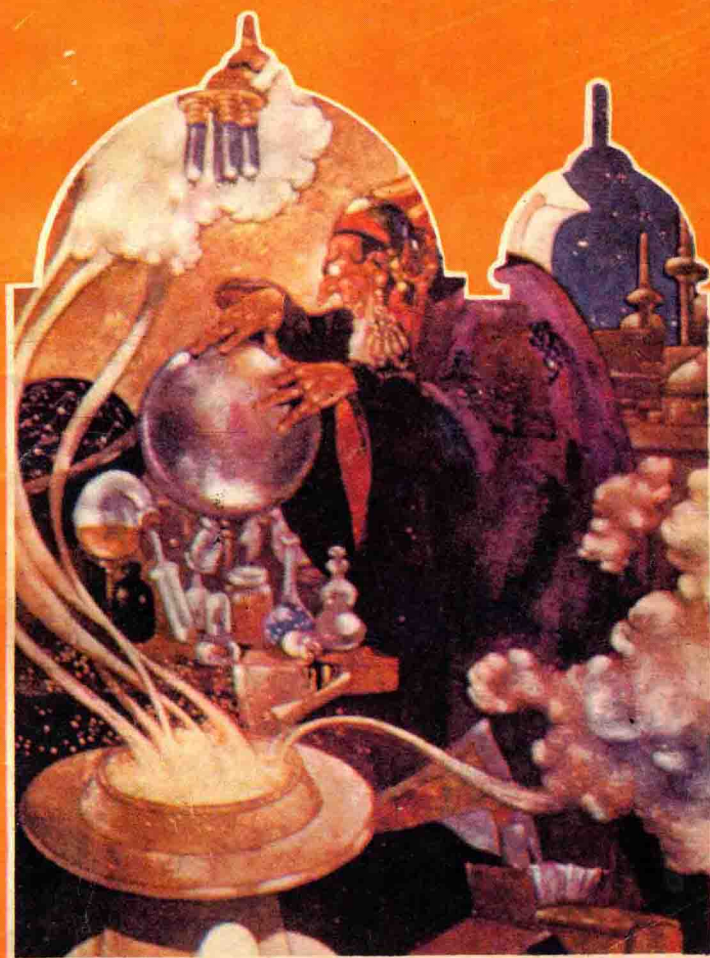


神 灯

SHEN DENG



一千零一夜故事集之二

神 灯

杨自伍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一千零一 故事集之二

灯

杨自伍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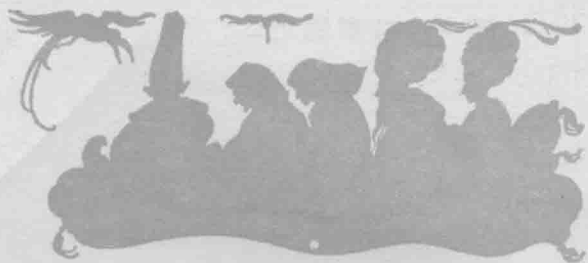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3.875 插页2 字数68,000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,001—17,000册

ISBN7-5327-0619-2/I·283

定价:1.25元



目 录

1 皮匠马鲁夫的故事

33 神 灯



皮匠马鲁夫的故事

古时候，开罗有个穷皮匠，人很老实，靠修补旧鞋糊口谋生。他叫马鲁夫。

他讨的婆娘名唤法蒂玛，原是个坏心眼的凶女人，成天阴阳怪气的，开口便训人，所以邻里之间叫她“泼辣货”。她差起丈夫来不顾死活，有天没日的咒骂惯了。马鲁夫度日如年，被折磨得够呛。他挺爱面子，生怕坏了名声。日子久了，他不由得胆战心惊，怕她使坏和那副火暴性子。一天赚的几个子儿他二话不说全花在老婆身上；遇着晦气的话，只好两手空空地踏入家门，这时候她便指手画脚，破口大骂，闹得他一宵不得安宁。一见她横眉怒目，马鲁夫就吓得东躲西藏。

有一天，当家的冲着马鲁夫说：“今晚你给我带块斋糕回来，要浇上蜜汁的，你听仔细了。”

“真主保佑大方的主顾上门修鞋，”皮匠连忙答话，“你会开开心心吃上斋糕的。现在我身边一文没有，但真主是恩

惠无量的。”

“真主的恩惠有什么了不起！”泼辣货顶了一句。“你回来不给我带块蜜汁斋糕的话，晚上要你好看，命运已经把你扔在我的手掌心里了！”

“真主发发慈悲吧！”马鲁夫不免叹息起来。他左右为难，耷拉着脑袋走出家门，张罗鞋铺子去了，一路上自言自语：“求求真主今天行行好，让我买块蜜糕应付老婆，不然的话，我就逃不过这恶妇的一顿臭骂！”

偏偏是活该倒霉，铺子里冷清了一天，见不到半个人影，就连馒头他也买不起。马鲁夫浑身无力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他关上铺面，在街上徘徊不停。他来到一家点心店，盯住了橱窗里的各色可口糕点，不觉眼泪汪汪。瞧他闷闷不乐的神情，做点心的师傅大声招呼他说：“马鲁夫，怎么伤心成这个模样？有事进来谈吧。”

大师傅听完皮匠犯愁的故事，笑了笑说：“伙计，你尽管放心。要多少斋糕你说吧。”

“称五两就行了，”马鲁夫嘀咕道。

“不成问题。”大师傅又说，“钱以后再说。”

他切开一大块斋糕，说道：“蜂蜜的没有，只有红糖浆的，将就一下吧。别担心，味道一样好。”

说罢，他把斋糕放在碟子里，浇上一层糖浆，还涂了些黄油，看上去真可以进贡皇帝了。他端给皮匠，又加了块奶酪和面包让他当晚饭。马鲁夫感激得话也说不出。向好

心的大师傅千恩万谢之后离店而去。

老婆刚照面就叫了起来：“斋糕你买回来了吗？”

马鲁夫将一碟斋糕放在她面前，可是雌老虎两眼一瞄，凶神恶煞地发作了：“不是对你说非要有蜜汁的吗？你却买块糖浆的糕来怗我！你以为我不识货吗？”

有口难言的马鲁夫结结巴巴地分辩了两句：“你听我说，这不是买的，糕点师傅心肠软，给了我东西还没收钱呢。”

“支支吾吾有什么用！”火冒三丈的女人尖叫道。“哼！去你的吧，这种难吃的糖糕！”她把糖糕往丈夫脸上扔去，要他再去弄块蜂蜜的回来。话音未落她出手就是一拳打在他嘴上，敲掉一颗门牙，鲜血滴滴答答流在胡子和胸口上。

吃尽苦头的马鲁夫忍无可忍了，一时性起，举手在老婆头上轻轻打了一下。这泼妇于是暴跳如雷，两手揪住他的胡须，扯开嗓门嘶叫道：“救命啊！教门的好兄妹！快来人哪，我丈夫要害命了！”

隔壁左右听见叫声纷纷冲进她家。费了好大的劲才算掰开了她死死抓住的双手，皮匠的胡须还好没揪下来。大家看她把丈夫打伤了，就问明吵架的原因，结果都派她不是，劝说道：“我们吃了糖浆的斋糕觉得味道跟蜂蜜的一样又香又甜，都说好吃。你丈夫做了什么错事，你要把他逼到这个地步？”

邻舍们后来估计两口子火气已消，便各自走了。屋里只

剩下夫妻二人，马鲁夫想宽慰她几句。他拾起斋糕的碎块，手指抖动着捧到她嘴边，说道：“好娘子，先吃了这点，明儿托真主的福，我再给你买块蜂蜜斋糕。”

泼辣货却不理睬他的苦苦央求，发誓说任凭怎样她也决不会尝一口。马鲁夫觉得肚子饿疼了，便坐下来自顾自吃起来。他一边吃，老婆一边大动肝火，骂个没完没了。深更半夜她还是满嘴恶言恶语朝他发作。

天亮之后，马鲁夫上寺院去向真主祈祷，指望今天挣回的钱能买上蜜汁斋糕，使老婆如愿。祈祷完了他来到鞋铺，可他刚坐定准备做活儿，两个差役就破门而入，冲他喝道：“我们奉判官之命将你带走。”两人给他上了手铐，把他押到了刑厅。

他被领到判官面前，只见老婆哭哭啼啼站在旁边，一只手臂扎了绷带，脑门裹着渗出鲜血的纱巾。

“不要脸的东西！”判官一见马鲁夫便呵喝道。“居然殴打可怜的妇女，扭断她胳膊，敲落她牙齿，你是目无真主吗？”

皮匠呆如木鸡，接着才把两口子的事一五一十诉说给判官听。判官确信他说的是实话，不免同情愁容满面的马鲁夫，给了他些零钱吩咐说：“拿去替她买块蜜汁斋糕。”他又劝这对夫妻要互相体谅，等他们和好之后便打发回家。

马鲁夫把钱交给老婆，自己回到铺子。可是片刻工夫先前押人的两个差役又过来要收钱。马鲁夫告诉他们身无

分文，来者便将他拉到集市上，要不是他马上卖掉了吃饭家伙，付给他们半个第纳尔，准会挨顿毒打。

冷清清的鞋铺，他闷坐着思忖自己的苦命，另一个刑厅的两个差役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我们奉命来抓你。”他们也不多话，径直把他带走。马鲁夫大惊失色，只见老婆又象先前那样吊着绷带围了块血迹斑斑的头巾站在一边，骇人听闻地数落他的不是。

皮匠又向判官叙述一番，然后说：“有位判官一个钟头前才劝和的。”

“妇人，”判官叫道，责问起这个泼妇，“你们刚刚讲和，怎么再来找我？”

“他又动手了呀！”法蒂玛顶了一句。

判官把两人都训斥一顿，命令马鲁夫把脚钱付给差役，叫他快走。

满肚子窝囊气的皮匠摸出最后一个子儿，蹭着步子嗒然若丧地走回鞋铺。没过一个时辰，有个朋友跑到门口，急叫着：“马鲁夫，快逃命吧，泼辣货到城里判厅告你状了。差役正在路上要来抓你呢！”

惊慌失措的皮匠赶忙关上店门，连奔带跑向城门外逃去。那是一个天色阴沉的冬日的下午，他刚跑到城郊，冲进垃圾堆里，正是大雨如注，淋得他全身透湿。他继续向前跑，直到夜色四起，他才走进一间破屋避避风雨。马鲁夫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不禁痛哭流涕，仰天呼号：“咳！怎么逃脱这

个恶魔呢？求求真主，帮我逃往远方，到一个永远看不到她的地方去。”

他正在伤心落泪，忽见墙壁顿开，一个巨大的神怪出现在他眼前，那副令人生畏的模样吓得他魂不附体。

“亚当的儿子，”神怪吼道，“有什么灾祸临头，你这么号啕大哭，叫我睡不安稳？我是这间破屋的神怪，千百年来在此栖身，还没见过人如此放肆。”过后，神怪心又软下来了，说道：“你有何事相求，我愿意成全你。”

马鲁夫把自己的不幸讲了一遍，神怪对他说：“趴在我背上，我把你带到老婆永远找不着你的地方去。”

于是皮匠爬到神怪背上，神怪腾空而飞，一夜兼程，黎明时分在一座山顶将他放下身来。

“你下山之后就走到城门了。在那个城里再不用怕你老婆了，她休想找到你，”神怪说罢便无影无踪了。

马鲁夫又惊又呆，在山顶待了半日。太阳出来了他才爬下山去。只见面前竟是一座城墙巍然的漂亮都市。走进城门，漫步街头，城民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盯着他，纷纷围拢来，惊叹不置地议论着他的奇装异服。这时有人上前问他打哪儿来。

“从开罗来。”马鲁夫答道。

“你几时离开开罗？”那人又打听道。

“昨天晚上，”他说，“祈祷完了就动身的。”

一听这话，那人哈哈大笑，根本不信，对看热闹的路人

喝道：“来听听这人说的疯话！他讲昨天晚上才离开开罗的！”

大家听了哄然大笑，把马鲁夫包围得水泄不通，叫喊着：“你疯了吗？昨晚才从开罗出发！怎么可能呢？开罗到这里要走一年的路程，难道你不知道？”

马鲁夫起誓他没说过瞎话，还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开罗的面饼给众人看，证明自己不是在吹牛。人们见了都觉得惊异，面饼还是松软新鲜的，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面饼。有的信了他的话，有的仍在取笑他。大家正在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，迎面过来一个骑着骡子的大商人，身后跟着两个仆人。他在人群前停下来，不客气地说了他们几句：“耍弄外地人也不害臊吗？”

他接着对马鲁夫和和气气地打声招呼，邀他到家里做客去。

回到家中，主人取出一套价值千金的衣服送给马鲁夫，请他坐在富丽堂皇的客厅里，招待他吃了一顿山珍海味。饭后，商人对皮匠说道：“老兄，告诉我你来自何方，看穿着，你象是埃及人。”

“主人，让您说中了，”马鲁夫答道。“我是埃及人，出生在开罗。”

“干哪一行的？”

“是修鞋的皮匠。”

“在开罗你住在哪里？”

“红巷。”

“你认得哪些人？”

马鲁夫一连报出好几个红巷街邻居的名字。

“你可认识卖香料的齐爱科·艾哈姆德？”商人忙问。

“那还用说，他就住在我贴隔壁嘛！”马鲁夫笑道。

“他好吗？”

“身子骨健着呢！”

“儿女成行了吧？”

“有三个儿子了。大的叫马斯塔伐，老二叫默海默德，小三叫艾里。”

“他们怎么生活？”

“老大教书，老二做香料生意，在他爹铺子隔壁也开了个门面。他媳妇儿刚生了个儿子，名叫哈桑。艾里呢，小时候跟我玩惯了。我们时常溜进教堂去偷经书，卖了钱再去买零食。有一回被教徒捉住了，他们向大人告状，还吓唬艾里的父亲，说是不管教小孩的话，就要告到国王那里去。艾哈姆德打了儿子一顿，小艾里便从家里跑了。二十年来听不到他一点音信。”

商人这时伸出双臂，搂住皮匠的脖子，高兴得流泪了。他说：“感谢真主！马鲁夫，我就是那个艾里啊！”

艾里又问马鲁夫怎么会来到这个城市，皮匠便把成家之后遭受的苦难讲给他听，还谈到得救的离奇经过。说完之后，他问起艾里发大财的经过。

“离开了开罗，”艾里告诉他说，“我四处流浪，一晃多年。来到这个城市时，我已是山穷水尽了。发现这里的人慈善，既好客又肯帮衬穷人。我说自己是大商人，大批的商队的货物还在后面。他们都信以为真，给了我一幢宽敞的房子。此后我借了一千金币，买了些货，隔日脱手，就赚到五十个金币。我想提高自己的声誉，一面买进卖出，一面和城里首富的生意人混熟了，在家里请客吃饭，出手大方。买卖兴隆，后来就腰缠万贯了。”

艾里传授起经验来。“老古话不错：‘老实吃亏，圆滑生财。’我说伙计，如果你对这里的人说你是臭皮匠，吃不消碎嘴婆才从开罗逃到这里，没人会来听你的，反倒落个笑柄。你要说是神怪送你到这儿来的，人人都会吓得跑走，大家会以为这人中了邪。不行，这可不是办法。”

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没了主意的马鲁夫问道。

“这么着。明天上午你骑上我的骡子去看看市面，我叫个小厮一路上跟着你。到时候你看见我和城里的巨商坐在一起，我便起身相迎，亲吻你的手，恭恭敬敬地对待你。等你在那许多大商人中间坐下来之后，我就跟你谈起生意来，‘这一类布你有吗？’你必须这样回答我‘多的是！多的是！’他们准会问你的来头。我就告诉他们，你是家底子厚实的生意人，还夸你为人慷慨。讨饭的人要钱，你就给他金币。这样一来，他们自然另眼相看。个个会来拉关系，想跟你做生意。不用多久你便可成为大富翁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艾里叫马鲁夫穿上体面行头，给了他一千金币，把他最神气的一头骡给他骑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皮匠骑着骡子来到了闹市口，果真看见艾里坐在一群生意人中间。艾里一见他骑过来，便离开座位，上前扶他跨下骡子，招呼道：“您好，阔佬马鲁夫！”

来者正襟危坐，这时生意人纷纷凑到艾里面前，悄悄打听他的地位。艾里说：“他是埃及数一数二的大商人。他一家三代的家产是尽人皆知的，而且他轻财好施。天南地北都有他的店铺货栈，帮他代办、和他合股的人都是各个城市商界的台柱，他们遍及埃及、也门、印度和远方的信德山区。跟他相比之下，本城最富的商人不过是个小摊贩。”

一听这番吹嘘，那些生意人一拥而上，围着他争先恐后地又是寒暄又是敬酒。其中的头面人物也亲自走过去问安，急不可待地询问他带来了哪些货物。

“财神爷，你带来的黄绸肯定不少吧？”

“大匹大匹的呢！”马鲁夫毫不犹豫地答道。

“羚羊红的有吗？”又有人问。

“多得很！多得很！”皮匠一本正经地回答他。

不论哪一位问上来，他都这么答复。有一位请他拿些样品看看，马鲁夫便说：“没问题，货一到就行。”接着他向大家打了个招呼，说是上千头骡子驮着货再过几天就到了。

这些人正在闲聊，惊叹他的商队本钱富足，这时一个乞丐走了过来，伸手挨个要钱。有几个给了半个金币，有的摸

出一个铜板，更多的人一毛不拔。可是马鲁夫却不动声色地掏了一把金币给他。

商人们见了十分诧异，心下想道：“真主在上，就是国王也没他富有！”

此时一个讨饭的女人走到他面前，他照样赏她一把金币。这女人简直不敢相信，一溜烟跑去告诉周围的乞丐，他们顿时蜂拥而至，个个伸长着手。皮匠还是一人一把金币，一千金币片时散个净尽。他拍拍巴掌，向众人说道：“哪里料到城里讨饭的人这么多！早知道的话，我就会带足了钱来，我向来是乐善好施的。我的商队还在路上，乞丐再来求我可怎么办？噫，还有一千金币就好了！”

“不必操心，”商人中领头的那人说道。他马上让人送来一千金币，交给了马鲁夫。

皮匠仍然把金币散给每个过路的乞丐。到了午祷时分，他随这群商人进了寺院，并把剩下的金币撒散给男女信徒。

做完祈祷，他又借了一千施与穷人。天黑以前，马鲁夫一共向那些生意人拿了五千金币，全部花光。艾里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马鲁夫对债主们说：“等到商队来了，要钱要货，随便诸位。反正我货色齐备。”

当晚，艾里在家招待商人，大家将上座让给马鲁夫，他一晚上口口声声只谈珠宝首饰和绫罗绸缎。凡是别人问到什么货色，他总是说：“有的是！有的是！”

次日一早，他又上街对人吹嘘自己的商队货源充足，向

商人们再借了钱散给讨饭的人。一连二十天，他天天如此，结果他总共欠了人家六万金币。商队却不见影子，货物成了空话。

事到如今，商人们眼看商队遥遥无期，没有半点音讯，都等得心急了。他们吵吵闹闹，开始讨债了。先向艾里把他们的不安的心事挑明了。皮匠这般挥金似土，真叫艾里心惊胆战，他把马鲁夫拉到一旁，怨他不该胡来：“你脑子糊涂了吧？我教你怎么吃饭，没叫你砸饭碗！做生意的人来讨债了，说你欠下六万。这么多金币你却在讨饭的身上花得一文不剩；象你这样一不干活，二没有财货做生意，怎么混得下去，还得了债？”

“没关系，”马鲁夫说。“六万金币算什么？我的商队一到，要钱有钱，要货有货，我的货物堆积如山呢。”

“我的老天哪！”艾里叫道，“你在胡扯什么货物啊？”

“嘿嘿！问我商队里的货吗？我有不计其数的货物。”

“不要脸的狗东西！你竟然对我也吹起牛来了吗？哼！我要向全城的人把你的底细抖出来！”

“去你的吧！你以为我是穷光蛋吧？听着，我的财宝价值连城，都在半道上呢。一旦我的商队到了，一个个加倍偿还总行了吧！”

这一下艾里可动怒了，他喝道：“无赖！敢来欺骗我，我要叫你知道，我不是好欺骗的！”

“把你的本领都拿出来吧！”皮匠毫不示弱，“他们必须

等到我的货物运来，那时便可连本带利收回了。”

艾里拿他没有办法，只得走了，他边走边想：“先前拼命替他捧场，现在要是说他坏话，岂不应了俗话说的：出尔反尔，吹牛大王。”

这时，商人们又来探听消息，招架不住的艾里只得对他们说：“诸位朋友，向他讨债我实在开不出口，因为我也借给他一千金币。你们预支给他大笔大笔的钱，事先又没问过我，眼下要我来担当责任，可说不过去。你们自己出面向他开口吧。他若是还不起，就上告国王，说他是个江湖骗子。”

于是众商人一起进宫，向国王诉说起来：“陛下，有个生意人，他挥金如土，大方得出奇，我们都摸不透他的底细。他向我们借去六万金币，成把成把地散给穷人。如果他是穷光蛋，决不会蠢到这个田地，把大宗钱财乱花一气；可他要真是富翁，整天挂在嘴上的商队怎么又迟迟不到呢？”

却说国王原是个爱钱如命的老财迷。一听说马鲁夫花钱大手大脚，立刻贪心起来，他对宰相说：“这位商人一定是资本雄厚，否则断乎不会如此轻财乐施。他的商队一准会到达的。我可不会听任这班如狼似虎的家伙抢占他的财物，他们自己的钱财已经花不完了。我要和他结交，等他的商队一到，我的一份自然少不了。嗯，我还可以把女儿嫁给他，把他的钱财吞并过来。”

可是宰相答道：“陛下，此人是招摇撞骗。不可贪得无厌，不然便会招祸，后悔莫及啊！”